

# 二十平米的春天

□汤飞

金黄的油菜花在朋友圈盛放,浓浓的春意几乎要涌出方寸大的屏幕。隔屏观花犹如看球赛,能放大、回看、在线聊天,分明让人感到彼此距离之远。虽然鸟的翱翔与欢歌、和煦的惠风及阳光、枝头的嫩芽、稀疏的桃花都是新春的杰作,对于自小在乡村成长的少年来说,不亲眼瞧瞧鲜黄的花浪,亲耳听听蜜蜂嗡嗡鸣叫的乐曲,终究有所缺憾。

不过没关系,生活总有遗憾。某些无关紧要的,渐渐淡如水,变成映照其他主角的廉价镜子。而意外,偶尔遥遥给予回应,使之释然。

那天清晨,我走过熟悉的路口,目光一折,居然发现了更加熟悉的油菜花。约莫一米宽、二十米长的黄金带依偎着土路,植株纤弱,花儿星星点点,无需劳驾“繁盛”一词。如果说徐家

湾连片的油菜田是花之湖河,那么它顶多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浅溪,任凭清风多么殷勤,亦翻腾不起壮观的浪花。幸好知足者常乐,能跟旧相识照面,勉强算一件快事。

城市的边缘楼房林立,还零星剩了些未穿水泥外衣的狭小土地。有人不忍眼睁睁看它们闲置,辟作菜园,主要是为了找点拿手的事做,打发凭空多出来的闲暇。他们在城郊专心侍弄巴掌大的菜地,乐此不疲,老家的大片田地反倒托付给邻里无偿耕种。姜、葱、蒜、白菜、莴笋属于常规操作,谁料其中还有油菜——油菜非菜呀。

很明显,二十平米的瘦小庄稼地并未承载主人的丰收厚望,但也不是作为观赏花卉而存在。播种时无欲无求,生长时听之任之,收获几何则随缘。活似遭到遗弃的什么物件,被有

心人放置道旁,仅此而已。花开之前,我完全没有留意到。

然而,它们绽放的花儿比照片或视频里的同类鲜活,真实得多,至少没有加滤镜的多此一举。我临时改变路线,踏上那条从未涉足的泥路,花几分钟时间欣赏只有二十平米的春天。俯身埋头、降低视线,想象把它放大成海洋,动用“绿幕抠像”技术,令童年的自己置身其间,沐浴于扑鼻的花香里。菜花肥、田埂瘦,较杜甫那条很少清理的花径更胜一筹。高人一头的油菜地是玩躲猫猫游戏的最佳场所,哪怕会因此受到长辈责骂。

年少时惊艳于一眼望不到头的浪潮,大江大河滔滔不绝,如今终于学会安静品赏溪流的某一朵浪花,小河小溪涓涓细流。万紫千红总

是春,小花幽放同样是春,纵然不够热烈、不成景致。可以轻视,绝不能无视。

我心满意足地离开,这种感觉仿佛是用一块拳头大小的蛋糕庆生,排场档次有差别,可仪式感、满足感丝毫不差。

假以时日,这些似乎数得清棵数的家伙会慢慢冒出长角果,由饱满的青色变为成熟的枯黄。时机一到,紫黑色或黄色的籽粒是回报给主人的惊喜。

山谷的寂寞角落里的野百合也有春天,路边无人经营的油菜非但有春天,而且有明天。它们的生命以漫不经心的潦草开头,却不自轻自贱,不畏惧雨霜,不辜负春光,自行书写浓墨重彩的故事。区区二十平米,就是整个世界;短短数月韶华,便是充实的一生。



## 桃花

□张向东

崔护千年桃桃花,  
时至今日不盛夸。  
诗美道出蹉跎事,  
人生勤奋方自华。



天地云水间

玉军 摄

## 树的春意

□谭文德

春天往复而至。人们面含喜色,欣欣然去栽树。

树穿透躯干与枝条的束缚,促动柔弱的绿叶花朵,在春风吹拂下,悄无声息一点点伸展而出。某个清晨或午间,走近了,人们才惊喜看到,树在悄悄生长着,又增加了一个年轮。那是春的萌动、夏的舒展与秋的韵律。

不知从何时起,人们开始无节制砍伐成材的树,建房屋、做矿柱或打家具,甚或烧饭也离不开。有关砍伐更久远的佐证,也来自于《诗经·伐木》:“伐木丁丁,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,迁于乔木。”鸟鸣与咚咚的伐木声相和,鸟儿栖于深谷里高大的树顶。如今的山里人,家家户户门前,堆起了烧不完的柴垛子。

今天,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。不久前去植树,仪式感更多一些。铺天盖地的人,几乎撒满了大片的土坡,自己挖坑、培土、浇水,一步都不能少。人们体验着植树添

绿的生命寓意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有一天,孩子忽然问:“杨柳树苗是咋来的?”让我自然联想到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谚语。儿时的记忆里,很早就从长辈那里懂得了枝条扦插成树苗的诸多常识。须臾不忘乡村老师们在耳旁反复敲打过“种树易、做人难”的古训。

我出生在关中平原,土地多用来种粮食,树木只是在村庄四周疯长。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。”立于高岗之上,凡是绿树簇拥的地方,定是有人居住的村落。偶尔乘飞机飞越关中平原上空,俯瞰规整的农田间,无序地镶嵌着一片片碧绿,那是密密麻麻的村庄,一条条道路蜿蜒其间,格外分明。

我的村庄,老屋那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,是父亲牵着儿时的我亲手栽下的,如今已成了活着的记忆。人到中年后,对树也积淀了更浓烈的情感,自然喜爱栽树了。十多年前,我在老屋栽下石榴树、棕树和青竹。

农人好植果木,却亦怨亦喜。果蔬种植历来是乡人寻求富裕的路径。前些年,左邻右舍的果园总难成事,栽了挖,挖了栽。新栽的苹果刚挂果,见没市场,就又尝试更换。挖了苹果栽桃子,栽了核桃又换花椒,酥梨没几年又改种梅李……没少折腾。

如此轮回,人苍老了许多,却不移心志,依然怀揣希望。如今好了,遍地的冬枣林,正似莫大的聚宝盆一般,成了乡邻们时刻牵挂着的致富之树。

近些年山村的生态恢复很快。早春二月,鸟鸣长空,田野在农人的吆喝声中苏醒了。网上疯传的“杏花谷”就在城外的南山里,招引一群群赏花的城里人。车塞于道,蜗牛般在狭窄山道上缓行。

终于到了!如织的游人在一片古杏树下穿梭,枝杈上开满了雪白的花。游人或拍照,或三五成群录制属于属于自己的抖音短视频。

几个月之后,满山金黄的杏儿熟了,自然又欢迎远方的客人……瞧着眼前新栽的树木,我想,来年一定再来看看,这些树木的新模样。

## 结香

□吴炜



叹服大自然的惊艳之作。结香美,美得优雅而不张扬,结香更香,香得浓郁而不烦腻。

花是春之舞台的主角。结香不与百花争艳,不与蜂蝶争宠,在春寒料峭的时节不畏寒冷和寂寞,独树一帜,勇敢拉开了春之舞台的序幕。

以后的日子,只要经过结香,总是要站在花前手扶花枝,微闭双眼,陶醉亲闻一番。这举动常惹得路人不解

观望,然后暗自拿出手机记录不同时刻的不同状态。对结香情有独钟,没有哪一种花让我如此钟爱,看一眼就想拥有。我已经不满足经过时看看它,况且结香花期长达一个多月,每天下楼它都引诱着我,考验着我,自愧定力不足,心想如果能折一枝回去插在花瓶里,放在书桌上,岂不是能时时闻其芳香,日日睹其芳容。心中窃喜,遂借赏花之机,选中一枝,使劲一折,结果茎秆柔韧,怎么也折不断,只好匆匆收手,悻悻而归。也许花懂人心,知道美的东西人人都爱,为了不受像我之人所害,所以天生自带防护功能,如玫瑰月季枝叶带刺,夹竹桃水仙花自带毒素,结香枝条宁折不折。

结香枝条柔软,弯其枝可打结造型而不断,养花爱花者,将其枝条打结造型,可成为不同的盆景,又是另一种身段和风韵。结香在民间有喜结连枝之寓意,被美誉为中国的爱情树。传说恋爱中的人们,如果要得到天长地久的甜蜜爱情和幸福,只要在结香的枝条上打两个同向的结,这个愿望就一定能实现。由此看来,结香不仅拥有外在的形象美,更有内在的精神美。

余秋雨说,春风吹着一树花开,生命就是一树花开,或安静或热烈,或寂寞或璀璨。如果可以,我的生命愿是玉蕾连枝凝醉态,半开半羞的结香花。

冬之影尚未完全隐退,春之芽已悄然萌发。时值春节刚过,每当傍晚去楼下散步,总有一股浓郁的香气充斥鼻翼。看四周并无娇花争艳,也无绿树成林,按节气没有到百花齐放,花香满园的时候,以为为是擦身而过路人身上的香水味,并无在意。

随后几天晚上去散步,走到楼前小径或小区那么几处,总有同样的香气弥漫,浓而不烈、清而不淡,沁人心脾、使人沉醉。一段时间,我每天坚持下楼走走,与其说是锻炼不如说是迷恋那份诱人的香气。

婶婶们都在家忙活着缝缝洗洗、打扫庭院、采买年货,为春节做着准备。孩子们也偶尔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出来疯上一会儿,在水渠里放纸船,看谁的纸船漂的更远,更多的时候是猫在家里烤火。

最盼望的第一场雪终于来临了。一觉醒来,房子、院子全都白了,地里的绿苗儿全都不见了,柳树长满了白胡子。孩子们笑嘻嘻地在雪地里追打着,田野里布满了小脚印,不一会儿到处都堆起一个个雪人,孩子们搓着小手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,小脸通红通红的。

长大后,每次回老家总习惯去老水田边,渠坎上走走看看,回想起儿时的时光。

再后来,不知什么时候起,老水田不再叫老水田而改名叫安置点,老水田被钢筋混凝土占据,崭新的楼房林立着。水磨虽在却也早已干枯,那一片金黄也永远不复存在了。但童年的乐趣一直还在老水田边,在我的记忆最深处!

着一溜烟跑开了,跌跌撞撞的弟弟妹妹们远远跟在大孩子屁股后面哭喊起来。母亲听见孩子们的哭喊声,来不及解下身上的围裙,就站在村头呵斥起来,哥哥姐姐们极不情愿地折回去擦干弟妹们脸上的鼻涕和泪珠。

夏季,农人们一边在水田里除草,一边谈论庄稼的长势收成。他们用脚丈量着田地的角角落落。累了,水田里摆一摆泥脚,在柳树绿荫下咕咚咕咚灌几口浓茶,互相散上一支香烟,美滋滋地聊着抽着,悠然恬静地打发着时光。

田边的水渠里,母亲们一边揉搓着衣服一边微笑着警告水边的孩子们,“别把衣服弄湿了。”其实孩子们的衣服早已湿透了。爱水似乎是所有孩子们的天性。对于一群远离河流的孩子们来说,这水渠无疑是孩子们的乐园。

偶尔有孩子在滩中捉住一两条巴掌大的小鱼,滩中顿时沸腾起来,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争着、抢着、吵闹着、眉飞色舞炫耀着捉鱼的经过。不知是谁又在岸边的柳树上捉到了一只知了,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向柳树下奔去,没着没脱居然还光着屁股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金黄色的稻田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,老人们负责看家带孩子,婶婶们负责送水做饭晾晒谷物,孩子们提着篮子满地跑着拾谷穗。

稻田里则是男人们忙碌的身影。他们飞快挥舞着发亮的镰刀,擂鼓一样在谷桶上打着谷穗,谷桶欢快地播放出咚咚的乐曲,金子一样的谷粒雨点一样落进谷桶里,一会儿便装满了谷桶。

## 老水田

□李永明 郭文斌

记忆中,村子西头是一大片稻田,大人们把它叫做老水田。老水田也叫烂泥田,一年四季都有尺把深的水,水上有浮萍,水中有青苔。田里最多的是泥鳅和黄鳝。大拇指粗,一拃长,肥嘟嘟的泥鳅到处都是。田中这一个窟窿,那一个洞洞都是黄鳝藏身的地方。当飞蛾不慎落入田里,黄鳝就探出头,吞下扑腾的蛾子缩进洞。

老水田恋着恒惠渠,蛇样的恒惠渠绕田而行,把清流无私注入给老水田。因而,老水田总是清水盈盈,映照蓝天。渠道边土似的站着一排排水桶粗的杨柳树,渠一米多宽,尺把深的水常年咕咚咕咚流淌着,从稻田最西头一直流向远方。

春天到来的时候,稻田里便热闹了起来,每家每户都忙着平整自家的稻田,撒播一年的希望。

孩子们也跟着活跃起来,一群一群在田地里追逐、嬉闹。男孩子们爬上柳树折柳条儿,拿着弹弓在树下寻鸟。他们围在地边看牛儿耕地,看着大人们把牛儿驯服得俯首帖耳,任人使唤,这是多么神奇的事啊!女娃们在绿荫树下逮石子、踢鸡毛毽子,玩得很开心。

一些顽皮的孩子,时不时扯来一把菜叶故意放在地边上,勾引牛儿走走停停,伸长了脖子走偏了沟道。长辈们不得不一次次装模作样高扬起手中的鞭子,吓唬他们。稍大的孩子们厚着脸皮纠缠着大人们也要学习犁地,趁着叔伯们抽烟歇息的空儿,扶起犁套像模像样吆喝起牛儿紧走几步。大人们唯恐牛儿弄伤了孩子,急忙扔掉烟屁股,从孩子们手中夺过犁套,孩子们丢了鞭子哄笑